



江戸繁昌記

三編



ヲ 6
4107
3



門 76
號 4107
卷 3

天保五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編

江戸繫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

靜軒居

墨著真道藏書

一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其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憂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湊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據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成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立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實在左左攔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掩之靈杖
杖所刺即抽泉如十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彌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旛魔風忽起神兵降大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末孤之尻珠六四

面狸之罽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關西懸懸水虎尻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壽者赴開帳所上店數人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壽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拍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替代白
輪白輪杵環白追逐隔白調謔我奪實彼持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蜚龍冲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白盤相距可一文然
珠落處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壽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
仰始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赴皇卷廟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鏡動角椰子响裏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摸樣那偶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刮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突出柳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婆坐下羸馬漢跟在
馬尾遠々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機輪西壁而箇好漢急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捩刀迎杖瓦棺廢寺罵出

幽邃撥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搥倒
陸虞候鼓急笛噤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羈
鼓牡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而高山
三開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豈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五

明王靈龜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
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開一兩一
兩兩々兩々開帳窮晷終無違閉信宿中又爲一六
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
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
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
抑妙矣豈得非予神文靈筆願近前拜一拜誠之之所由然歟
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卜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
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収其炎
生笑曰善既已収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
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上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
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
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
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
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其名利如可求欲
附者久曷難放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餅膜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魚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榮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欄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面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倪備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撻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雁鏤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屏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鐸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闌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姝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貪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頭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觸必奉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月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怒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左烏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思妙案麴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幾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糲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熟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集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昏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登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技斂擊柱兵革餘風勢然兵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
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悸凜々赫々垂名釋史技跡
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
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
蓋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翠
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
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
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公尚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
冰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敵而為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而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丁魚男諸士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爲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更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エ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ハ音同昆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ラ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犬湧怒ヒ何ハ瀧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五郎戟手曰何々々業者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ハ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末
々往々板棒纏蒙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磨氣急，喝道：「歇！看我面目，且聽吾一
面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滾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戶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欄八，皆叫：「
止！止！抱住，而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
右扭，又捧又扳，又叉又鉤，兩點々震集，況鬪一場，
驚天開地，狗者什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摔開，扭扶，什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暗雨，借酒樓爲好會
所。請方君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席揮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鉢，一夕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
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西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頰耳一舉攬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嘯雲
故鬻酬開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王手拍掌表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
點以關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霞集一邊三頭一邊六登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控歸其縣便下百一心荷鉤提斧捲潮來
敲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闖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浴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鬧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亦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而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候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首
外宅並軒閑居耀如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陸
裾長袖者比之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由數
種長土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雙三線袖袋之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卓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放
鏡臺鏡臺翡翠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九日女人以卷色々排換眉刷香奩娘子晏起朝妝不半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渡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紙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去子
叢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銚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高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羸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閱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子晝寢莫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枯揚生花虛雪
海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可殺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買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勿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黜字即是慧彼小星三
五在東一人真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攔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兩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蹙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來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有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樹
之門衆妙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叩一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閣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現常無欲可見其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拈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_レ齊_レ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驚妾吹膽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胡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指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也媼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潯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掩厲聲曰汝等畜生
挾耳聽更猶淺非丙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尊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媼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予予不者低々言宿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比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着時觀窺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播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第每日疲女每夕疲未知孰若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天蓬侯命嗽々一夕又罵，又罵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買妾者至台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杏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凜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不謝，百花
交競，桃在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嬰娜，眼涼頸拔，并許
始過蛾眉，早刺刺痕一雙，生藍欲派，正是青山春晚，
子規叫雨，貼坐故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
一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
中君子，蓋孝處女為親，嚮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多粘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涂出，楓一樹秋殘，猶
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兩，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矣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擇，安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樞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堅當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熟，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對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桁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一鱸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道碗跳，忽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蕩蕩長，每間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無波，魚與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問自下流，汴過倏見伴頭手代商家通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斝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叟坐中間，左右數

錦相日伴頭受其制者並是代

驅一隻楮牙由橋下橫出，又見載妓一舫

人收竿理籃曳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荒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又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未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錐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麀之萬艘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鏖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樂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拘手曰善通過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拓帖翻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万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上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魚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小猴吻動伴閃使眼曰無々々自是取實先生遂去
 可欺君子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二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裝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一書貫常格
何會何會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在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待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僮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但徠先生猶在那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日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魚々々
極木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占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借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購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老證矣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假雜本而而他倒為世所珍
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矣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未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拜故且撮英注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旦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笥之

故換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一東三文使吾輩受辱紙滯南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拭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其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九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用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魚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者他繁昌記諧
謔佞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箚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因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啜粥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魚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何言又覆
抑揚無頭無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雅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愛猶

晒曰理也々々我高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字雙
語役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淫亂倫之臭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帳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中笥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素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避欄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鐺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邐坊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碁峙相連高樓
臺榭稻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簪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接翠東西砒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無數星散懸脂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爲犀盤舞果知
其下有鱧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前偷從後褫外套其々危兵大息曰
脫兵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哉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無，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獲梅林。揚子，韓名，梅林者，多昨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來鶴近而目黑遠而大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干品，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突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剛，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力言饜道，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譁

小戲場，善顯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藥高百兩，爭席鬻物，正面向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鑿口，東方西向，置又木火桶，蒼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掛，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件入季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啣字走餘蔬遊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故錐碎之即菓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小聚類分群十類一潰
幾錢何文柿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箇之我五汝六射其核數中者吸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買芋買豆腐種々煎焉鍋沸烟馨一串
買之四文又行忠信從人擇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正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詩已百兩
牌日推占前知見卷四體謂之見德好色未見如好德者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驢鐵星

泊藥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姦迅紅星怡飛
往田中繩周旋中規鈎百而及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騎不行蔬草弗動伯樂強絳策元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ト畢ト九朝ト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坊入ト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龍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鏘
々扁鏡爛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ト崑崙山
障內珠毛燭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精神射ト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ト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ト

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ト作壁花俵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壺火插球々焉瑰々焉ト手代

坐中間執ト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ト庭燈籠製小
便桶ト一ト倉父站觀ト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ト箇妝之低聲曰ト叱ト密赤ト渡桶耳

紙糊ト十偶施粉墨衣錦綺ト裸雛娘並坐ト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ト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了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東ト笛ト鼓ト藤剪ト春祭織秋鬼面擗孤面ト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ト錦外也ト繫ト幸ト巨眼者ト三升也杜若
者ト幸ト憤ト下相ト梅幸者ト尾上ト第五ト銳ト巨眼乎銳乎使由老
尾上死

乃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ト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世殊精良指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蘓氏全文針未巧

金鐵舖紙指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珠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名謂拓張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口百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是限盡限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其家極角懸籠招子書曰其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大漢在側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從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剃出儒門發生義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帕大如拭 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儻語為鄙假聲寫
倨虎怪形鬼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剝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日中
於是乎忌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鬮鬮數百本初連數枝值一數錢
賣了一編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本疎更低請
券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鬮三枝僅泄照葉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剝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了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箔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令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折瓣紫紫看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處觀者眼收神會口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諫處双靈柱涌殿宇湧如白豎靈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死而鼓聲漸歇人影漸散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掛行徐々進步。荷蒲席而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纔出双柱。狐皆化爲人。席變挾筭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人照出。那羽生村累々幽鬼爲祟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鉢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嬰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葦葆光。小淺羅月收輝。鼓印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一一遂作人鬼首。鮮而嘆。怒眼裂點出。高僧袂天合掌念經。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變黠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屏障內一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一雙至。馨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尙向奇。叟道日前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謳謳。宜洗餘困。叟道則角。主乃高聲連呼。權助。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催之。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上道？同詎和，汝亦佐之。權道：曷不佐僕索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婆之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唱喏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為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蹇，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健而淺，互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雪撲窗，般止，以却聽清，漸清濁稍濁，以喚聲還。主人道：興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白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另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一為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廁同使，區畫地收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秋工高，紛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其裏店略示其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
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
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
意矣日聞輿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
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
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
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
決不至饑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人言之十
日幾向萬鍾大也矣哉
日緣之不知御倉所出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外一事覺上獄令其
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則此快於堯
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
人不義眼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
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鄙人今食麥豉粥好此小凶
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趨侈靡大平
之習貧道發願度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
間壁有聲嗽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自
兩買一外恃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
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台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執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大開地最最連中驢之
兩千兩千兩而向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炎亦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啜粥出則服芝蔬是江戶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等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粥々蓋伸道
者流還書勝也

數北團負兒抱穉喧嘩林之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北等呼住叩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若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牝道食御救米身分一貫難
上牙如遇險敵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則血作贈作炎恰好小廁叫酒牝願命口趨
早提一樽來恰好開得吹角鳴鏡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醉阿松道
大屋呼也長口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平彼向人言使兒住某候家誕々
其實某商外交且不似候妾面目那車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

低之聲高恐遠梅反目言此何管其樣毋畏等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名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見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來果免身本鄉元坊尚其妻年
七十牛男實在大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思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頰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二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貪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若音功兒輩
多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意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馴主人擔空籃歸北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卿買鯖出籬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汲往夫使提提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辰日昨
今時曰捨吟昨夜何如有獲乎日有々造化高

則徑按了。一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善
可取。曰。舍之。汝辭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權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此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曰。怨
夕曰。奚自。曰。自橫坊。城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癩。歎曰。不然。家火從場所。通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門。曰。城舖。誰。曰。那。日。算。貨。高。耳。偶。黃。鼻

孔低昂。喚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鱸炙。又傾耳。曰。
好響。河漏。画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刺風。波人起。盲等
凋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擔兩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箇々。一椽。打抄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與。又見。一。手。上。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上。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駭。駭。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謹。也。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來。變。下。這

般高貴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竈寒酒斲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賃今日辨了
生曰未兵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木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石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缺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一文然豈能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上亦苦乎生默矣我時方物我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也問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予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將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繫以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兵革載之下，使頑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書入不報遂立門枕，跪不報，草水現有便就，机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恩，奮者情也。兵理也。兵賢乎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而忘奮，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兵生深山窮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存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蓋適其來仕，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昔陋，兵文吏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奮之情於觸事，感初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兵況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兵
此亦理也兵伊尹真鼎鄒陽肯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僂三
十年來不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下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庭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其
為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細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思之所馳也天之所蓋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改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嘗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延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輩歌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帝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比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子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水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人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衆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于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鑿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侷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魚用于世一餘年之
今獨極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幾幾立身起宗此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也稱復見某公某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平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觀係古昔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際胸便忍則必故
國不收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骸寒不
奉祖先昔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及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响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乎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舄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魚誤乎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年
妓獄木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書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戒言這般陳不下快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忠
言之窮乎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死々變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袒手只職唯言宿

賃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士身錄
職重須少學問苟為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士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間耶名主耶殆魚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職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頰送蓋總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賃居者例送
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唾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去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